

罗
珠
著

巫
河

立体现代主义卷

巫 河

罗珠 著

(京)新登字186号

巫 河
罗珠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华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228千字 1994年7月第1版

印张10.75 印数:1-10000册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63-0816-9/I·807

定价: 9.80元

目 录

第一章	那个倒霉的下午，太阳	(1)
	醉河	(11)
第二章	那天下午，城市	(82)
	屠船	(98)
第三章	那天下午，汽车	(117)
	巫河	(127)
第四章	那天下午，我	(194)
	灯船	(206)
第五章	那天下午，汽车	(226)
	裸河	(239)
第六章	那天下午，城市	(301)
	沉船	(341)
第七章	那个倒霉的下午，太阳	(330)

第一章

那个倒霉的下午，太阳

那个倒霉的下午，太阳炙热得有些歹毒。

当时，我正面对着雪白的墙壁，欣赏一幅技巧娴熟的水彩画：一位体态丰盈的卧姿裸女。她线条阴柔，丰满肉感，丘壑峰谷，起伏有致，尤其是她那肥硕之臀，就象一件美伦美奂的事物，突兀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我站在墙壁前，好象在等一个什么人，又好象在等一个什么事物，无意之间，便看到了那位裸体女人，她水灵灵的眼睛顾盼有韵，并笑咪咪地望着我，使我浑身一阵燥热。

我正欣赏着那位裸体女人，渐渐地，我便感到了太阳的歹毒。当时，我真想把它摘下来扔进脏水里浸泡一会儿，认

真地听听能激起我快感的滋滋啦啦的声音。

那天下午，我是搭乘着疤痢眼的汽车回家乡的。一爬进热乎乎的驾驶室，我就发现他油汪汪的黝黑脸膛上，有一只明亮的疤痢眼在闪烁。

我在高楼栉比胳膊和肥臀重叠的城市里住得太久，走在拥挤纷扰的街道上，总是与浓妆艳抹的女人的坚硬乳房相撞，躲也躲不开，尤其是居住在六层楼上象囚禁在一个鸟笼子里，使你不思茶饭，不思排泄。

城市，到处是面包屑，到处是火腿肠，到处是卫生纸，到处是医治性病的广告，到处是阳痿患者、到处是性冷淡患者

.....

于是，我总想回家乡看看。

家乡是一个很古旧很荒凉的村子，有断墙残壁，有鸡鸭狗猪，有小桥流水，有枯树昏鸦。家乡座落在一望无垠的苍茫原野上。村子后面放荡地流淌着一条河水，河水哗哗啦啦翻响，睡在村子里的每一间房子里，总能听到有人在大声撒尿。当然，那是黄河。

黄河是我一生最崇敬最恐惧的一条河。他淫荡，他悲壮，他神秘，他凶险，他宽宏大度，他小肚鸡肠，他一手握着生命，他一手握着死亡.....

那天下午，我正在街上闲逛，手抄进口袋里，撮起口，吹着尖尖的口哨，用肩头故意胡乱地撞些行人。街道上飘飞着废纸，人们踩着祖传秘方走来走去。口红变幻着颜色。高跟鞋在污水里徘徊。街道的两旁，摆满了卖东西的小摊，有许多小摊是卖桔子的。我发现那天下午卖桔子的小摊特别多，我发现城市里的桔子泛滥成灾。

我来到一个卖桔子的小摊前，看看小摊上的桔子，鲜嫩无比，就突发奇想，想在大庭广众之下强奸那个卖桔子的姑娘。正准备下手的时候，突然看到那姑娘长得杏眼柳眉，脖颈皎白，隆胸苍道，鲜嫩得不行，鲜嫩得倒人胃口，便蔫了下来。

这时候，我看到前方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乌黑破烂的前进牌汽车，便丢下卖桔子的姑娘径直朝汽车跑去。

我所以说那天下午倒霉，是我朝汽车跑的刹那间，踩在一条刚使用过不久的避孕套上象踩着一根香蕉皮似的滑出去老远，重重地摔倒在地。

不久前，我正在六层楼的鸟笼里接待一个朋友。朋友是个小说编辑，两眼如炬，胡茬满腮，大有一种色而不淫的风范。他是来向我约小说稿的，让我以我的才气写一篇有才气的东西。我说不管什么东西，先喝酒。于是，缠箸晃觥，酒声砸肠。

酒至酣时，有一个吐沓吐沓的脚步声漫上楼来，直奔我家，继而，有一只手在漫不经心地啪啪叭叭地敲门。

我交绊着脚步打开门，醉眼望去，只见一个乡下老女人嘴角流着长长的涎水，打着无比复杂的手势，唏哩哇啦地向我诉说什么，仿佛她说的是些巫言咒语。

朋友醉得不能直立，趴在桌子上说是个卖鸡蛋的乡下哑巴别理她。我却觉得老女人在向我叙述一件极神秘的事情，又觉得老女人在诱引我去一个什么地方。我不顾朋友的阻拦，说声稍候，便随着老女人走下楼去。

来到街上，突然不见了那个老女人。正在疑惑之际，我看到一个英俊少年，对着一个木头靶子练飞镖。

那个英俊少年长得眉目清秀，面孔文静，还透着一点儿腼腆。他手持飞镖，眯着眼对着木头靶子瞄半天，才把飞镖掷出去。飞镖有气无力地在空中飞行着，很少中靶。

那把银光闪闪的飞镖上，系着一条红缨，象一团火苗儿，在空中燃烧着。红缨似火，这是我看到那把飞镖时的第一个印象。

英俊少年在练飞镖时，精力集中，旁若无人，仿佛他面前的那个木头靶子，是他追求的一件什么事物。

——我一拿起这镖，总想打中一个东西。最终，我一定会打中那个东西的。

我觉得那个英俊少年和那个镖，是一个巨大的暗示。因为我一直恐惧镖一类的东西，便匆匆地离去。

当我被那根香蕉皮似的避孕套摔倒在地之后，首先把乱扔避孕套的人大骂一顿，那人着实可恶，淫荡到大街上来，让人随意践踏无数的生命原料，可气，可悲，浪费到极点，浪费到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随后，我又把刚搀扶起我来的一个老头儿大骂一通。原因是他诬陷我因为喝酒过多才摔倒的，并假模假样地劝我少喝酒。我明明闻得他满嘴酒臭，他却拿出一副和善的嘴脸教训我。是可忍，孰不可忍。骂着骂着，我蓦地醒悟到，避孕套一定是这个老家伙扔到我脚下的，他故意跌我。

于是，我弯腰捡起避孕套，黏黏稠稠地举到他面前，恶毒地奚落他，好呀你这么大年纪还干这事，这么大年纪决不会干的是这么大年纪的人，干这么大年纪的决不用这玩艺儿，你用这玩艺儿保准干的是十八岁的黄花妮儿。

我发现老家伙被我羞辱得浑身颤抖，手指哆哩哆嗦地抬

起来指住我的鼻尖，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更加兴奋，趁机把黏黏稠稠的避孕套搭在他的手指上，扬长而去。

我奔到前进牌汽车跟前，爬进驾驶室里，挤在一个脏兮兮的女人身边。一见这个脏兮兮臭乎乎的女人，我的精神顿时一振，对她油然而产生一种亲近的感觉。

我猜想她一定叫癩珍，因为这个名字很能证明她这个人，而且这样的形像和这样的名字在我心里已经酝酿筹谋了很久，何况我一见她就有一种如漆似胶的亲近感。

癩珍望望疤痢眼，疤痢眼的疤痢狠狠冷冷地刺我一眼，粗声粗气地问我去哪儿。我说回家乡，就不再作声。

——汽车发动起来了。

汽车发动起来后，我心里有些犹豫，也有些恐惧。世界上的汽车与人一样多，我为什么非要钻进这辆破烂车上。一定是有人预谋，一定是有人诱引，一定是我与癩珍有些干系。

总之，汽车发动起来了，与我的家乡开始缩短距离，与这喧嚣的城市开始拉开距离。

汽车发动起来了，发动机开始振动我的思想。我的用城市的桔子喂养起来的思想，我的用城市的邪念喂养起来的思想，我的用城市的垃圾喂养起来的思想，开始疯生野草。于是，我对我的芜杂思想开始思考。

——白话说了，我与癩珍有过一次性交经历。

我记得在童年时，癩珍非常会讲故事，她总是以美丽动听和充满淫荡的故事来换取我家的芳香扑鼻引人欲涎的葱花油饼吃。她讲到兴奋时，我听到兴奋处，我非要拿着葱花油饼诱她干她一次。她不知干为何物，眼睛惊恐地盯着我。我只好在她所讲的故事的启发中的基础上指挥她躺在疏不遮人

的蓖麻丛中脱去肮脏褴褛臭味熏天的裤子让我挥舞着葱花油饼骑在她的身上。

这时，我的一个二大爷走来。他挑着一担井水，在换肩的工夫看到了我们，然后，冲我们辉煌地一笑。我也一笑。此时想起来，那笑，也是辉煌的。

——我与癩珍就是这层关系，信不信由你。

想到这里，我偷偷地望一眼癩珍和疤痢眼，癩珍的脸冷漠严肃，疤痢眼的脸嘲讽端庄。我羞赧无比，再也不敢正视疤痢眼，深怕他看透我与癩珍的童年的风流韵事。

汽车摇晃着我的思想。

汽车载着我远离城市，朝着我的陈年旧事驰去。

——要想讲透我与癩珍的那层关系，还得讲一讲老爷坟。

——老爷坟是什么地方？

——老爷坟就是老爷坟。

一提起老爷坟，就使人毛骨悚然，汗孔紧闭。它是一个黑色的死亡字眼。

——又是死亡，死亡……

关于死亡，东方的西方的墨客哲人津津有味地咀嚼玩味连篇累牍地大放厥词已经多时，至今听起来，仍使我们这些一向活得悠闲自得的人突兀地觉得在人生的道路上行进如履薄冰，唯恐一不留神就会跌进那个怖骇的深渊里，于是视生命格外珍贵。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生命之于你们，无异是一件永无憩息的粗活……正因为尼采们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才想贴着老爷坟的边沿讲讲另外一个人。简短截说，这个人与老爷坟有很大关系，于是，老爷坟成了这个人生道路上的

一片深厚晦黯的背景。

我恐怕活得有些腻烦，要是这个人的姑爷疤痢眼知道我在他岳母大人的背后衬托这么一个背景，轻则掴我两个嘴巴，重则把我推下他那辆破烂汽车。

——我看到疤痢眼握方向盘的手掌确实厉害。

——闲话少说。

老爷坟在黄河拐弯的地方。癩珍出生的村子在东边，老爷坟在西边——有一片古老的柳林，枝叶依然盎绿，很冷静地从纤夫号子渗透的黄河大堤上拓展下来。老爷坟就在枝干粗大龟裂扭曲的柳林深处。

老爷坟是一座很大很大的坟包，形状酷似老女人的一个奶子，但不再诱惑人。坟前，有一个昂着头气度非凡镌刻精细的青石，宽大的背上驮着耸向蓝天的石碑。再往前，威武森严地立着石马石牛石羊石人，它们掩映在深深的蒿草中，身上生着绿茵茵的苔藓，菟丝傲慢地沿着蒿杆顽强地爬上来，死死地缠绕在它们残缺的腰肢上或驳蚀的颈上。败叶。腐草。蜥蜴。潮虫。放屁虫在潮湿的土地上窜来窜去，屁股后时时放出一片浑浊的烟雾。

陈腐是这片坟地的特有气息。

还有夕阳。夕阳总是在黄昏时刻跌进老爷坟里。开始的时候，夕阳又大又圆又鲜艳又新嫩象一张煎得诱人欲餐的油汪汪的蛋饼一样被墨绿氤氲的柳丛驮着，一跃，便掉进老爷坟的泥土里。顿时，老爷坟洇成血红的一片，繁衍出许多神秘的色彩。

这时候，癩珍的母亲总是独自立在村口，呆呆地望着老爷坟，望着柳梢上浮着的夕阳。她知道，在夕阳坠落的那片

陈腐的泥土里浸着一个少女初潮时流出的第一滴芬芳鲜血也有一滩一个粗壮汉子遗留下的恶臭精液。

——讲到这里，我必须谈谈黄河。

——还是谈谈老爷坟吧！

黄河作为一个背景不但比老爷坟更雄浑更深远更寥廓更博大更歹毒，而且与本故事主人公的不怎么景气不怎么旺盛的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非谈不可。还有一个秘密我必须公布，我每次面对着红红黄黄的河水就象面对着行刑队一样，裤裆里一定滴几滴尿。

——故事讲到这里，我有必要把癩珍母亲的名字告诉你。她的名字叫小荷。小荷名字很漂亮，可惜她年已垂暮，步履蹒跚。

每当黄昏来临，小荷便手牵着七岁的外孙女，吐沓吐沓地从她那间堆满盘盘碟碟碗碗勺勺的小铺里走出，孤寂地立在村口，一方面等待癩珍和疤痢眼那辆乌黑破烂的前进牌汽车归来，一方面眯着眼睛痴呆地看老爷坟上空那轮红艳艳的夕阳。她眼睛浑浊，神情冷郁，嘴里口水过多，时常流下一些涎水，黏黏稠稠地挂在她的胸襟上。

汽车终于进了村。我身上的城市味儿，随着汽车的一路颠簸，早已荡然无存。一下疤痢眼的破烂汽车，我便一眼看见了童年。

这时，父亲一把拧住我的耳朵，他喝斥我只顾贪玩，误了饭时。父亲扯着我的耳朵催我回家吃饭时，我看到癩珍暗暗地向我使眼色，我会意地点点头。我知道癩珍让我赶快回家去偷葱花油饼，她要给我讲故事。

我很快回家偷出了芳香扑鼻引人欲涎的葱花油饼，一溜

烟跑出门，钻进了我家屋后那片疏不避人的蓖麻丛里。我发现，癞珍早就躺在草地上，在等我。她见我来了，向我伸出了一只手。

——你要什么？

——阴茎！

——我没有阴茎，只有葱花油饼。

——葱花油饼也行。——癞珍想了一下，坐起来说。我把葱花油饼递给她，她接过去，大口大口嚼着，噎得直翻白眼，她边吃着葱花油饼边说，——坏分子和小荷钻进大王庙里睡觉去了。

——怎么睡觉？

——就这样。——她说着，便把一只手伸进我的裤裆里，轻轻地捏着，捻着。我一点儿勃起的欲望也没有，但是还是希望她这样捻着。不久，她便失望地缩回了手，埋怨道，——你也是个废物。

——后来呢？

——睡完觉，小荷就疯了。是淫疯。

——坏分子呢？

——坏分子和哥们在一起。

——哥们是谁？

——是一条狗。坏分子的狗，坏分子的哥们。——癞珍吃完我家的葱花油饼，痴痴地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恨恨地说，——坏分子的哥们都比你强！

——一条狗，能比我强到哪里？

——他能干花姐儿。

——花姐儿是谁？

——一条母狗。花姐儿长得风骚漂亮，尤其是那双大大的耳朵，软软地耷拉下来遮住半边眼睛，显得更加妩媚娇羞。花姐儿眼睛上方有一对雪似的白点儿衬托在眉上，宛若新娘头上的两颗宝石……

我听得心旌激荡，突然间，我发现癞珍极为风骚漂亮，妩媚娇羞。我发现癞珍长得杏眼柳眉，脖颈皎白，隆胸苍道，鲜嫩得不行，最主要的是我发现她的额心里有一道不深不浅的竖疤，酷似女性生殖器，而且还泛着一圈红晕，于是，我的下身开始悄悄地勃起。

这时，我的一个二大爷走来。他挑着一担井水，在换肩的工夫看到了我们，然后，冲我们辉煌地一笑。

醉 河

1

如不是遥远遥远那个洪荒的下午，如不是那场著名的大火紧接着那场著名的大水，鬼知道怎么会造化出我们这些黄得生锈的人，这些绿得渗红的植物，还有这条混沌得昭著的河流。黄河产生的时候所带来的恐怖景象，使那些生活在大地、山川、森林、草原、沼泽地上的万物生灵们，一起惊诧地吼叫起来。至今，黄河仍是那么混沌，那么桀骜不驯，就连咆哮的浪涛声里，仍传递着远古的那次骇遽的呐喊。

放荡的夕阳在西天旷阔处从容不迫地燃烧着情火，晚霞象豆蔻少女的初潮，红艳而洁净。黄河在那一滩血红里挣扎着然后带着一股激情赤条条地哗哗响着耀眼的金色从天上倾泻，吼叫着把宁静沉寂的大地冲荡得千疮百孔，又威严宽厚地流去，流进东天那片暗灰的暮色里。这是一条狰狞可怖的

河，浪涛扭曲着犬齿般的河滩，发出哗啦哗啦的怪声——噢嗨——噢嗨——噢嗨噢嗨——噢嗨嗨噢噢嗨——嗨噢嗨噢——嗨噢——嗨噢——一种粗犷雄浑的声音与浪涛拧结在一起，吃力地从河湾那边茫茫处爬过来，在这条荒漠的河床上徘徊，徘徊得那么久那么渺茫。纤夫们缓慢得象蜗牛，躬着腰唱着嘹亮的号子爬出苍茫的暮色，血红的夕阳为他们古铜的脸膛镀上一层金辉，那一张张日历般的脸膛冷峻得象一个个冬天，每道皱纹里都埋藏着一段艰辛的历史。纤夫的号子在汗水里浸泡过，鼓荡着苦涩从河里溢出来，滚打着扑向那边更寥廓的地方。沙滩那边是一带跳荡的荻苇丛，纤夫号子有力地拥挤进荻苇的密匝叶子里，使三五只笨拙的野鸭东张西望地在苇荡里乱窜乱奔，惊起一只只在苇杆上筑巢的翠鸟，翠鸟们在荻苇荡的上空翻飞盘旋，宛若一个个纤夫号子的遒劲而灵巧的音符。穿过浩浩荡荡的荻苇便是一片年代悠久的沼泽，沼泽地里纷杂地生长着水柳、杞柳、红柳，这些枯老而又低矮的灌木们七扭八歪地立着躺着，根须儿盘缠交错，仿佛是一群疲惫的人在沼泽地里艰难地跋涉。一洼洼死水被柳荫残缺地翳蔽着，死水里漂荡着圆叶的长叶的三角叶的水藻，横着枯树的尸体；蝌蚪在水藻里悠闲地游嬉，孑孓傲慢地一躬一躬地在水里寻乐。蜻蜓飞下来轻轻点破一潭死水，蝌蚪、孑孓们惊惶地蹦蹦跳跳，水潭便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在那一块接一块的草坪上，牛筋草顽强地扒着湿润的褐色土地向四处蔓延，一只野兔卧在草丛里翕动着鼻翼在窥视着什么，苍鹰的黑影划破柳荫在它头上掠过，它惊恐地抵下尖尖的耳朵敏捷地跳过一潭死水又一潭死水，逃向沼泽地外的那片无垠的白茫茫的土地。土地开始贫瘠下来，皱裂的皮肤上泛着一

层层碱花，象老人身上的癍斑。在这片坦荡的土地上荒凉地摇曳着枯瘦的茅草，茅草高擎着洁白的穗子，宛若一面面悲哀的素幡，三两株古老的苍榆萧条地遥遥相望，为这片白色的土地增添两三抹绿色。一群衣着褴褛的孩子流着涎水吮着肮脏的手指围在一株榆树下，他们默默地仰着削瘦腊黄的脸，瞪着饥饿的眼睛滞呆地望着树上。树上一个大些的孩子一手挎着破篮子一手攀着树杈向树梢爬去，他干瘪的胳膊还没有榆树的枝条丰满，黑黑的眼睛望着枯枝划破的湛蓝天空，一边攀着树一边往篮子里捋着榆钱。捋榆钱的孩子突然听到什么，扭头朝河的方向张望。树下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孩也向河的方向张望。那是纤夫的号子声，被风儿断断续续地送到这片土地上。捋榆钱的孩子沉思一会儿，捋一把榆钱塞进嘴里贪婪地嚼着，不时扭头望望那条遥远的河。纤夫们拉着纤索拖着那条沉重的木船，缓缓地融进那轮红艳艳的夕阳里。

很久很久……

它惊惶不定地爬上岸来抖抖身上湿漉漉的水，蹲在坦荡的沙滩上，眼睛里带着几分渺茫、怨恨和歉疚，呆呆地望着浩浩的河水与遥遥的对岸。不多时候前，它在对岸村子里抢走一个小女孩手里的一小块菜团，不曾想被村里野蛮的人们与自己狠心的同类们蜂拥追来，一直把它逼进河里。它在浑浊的河里挣扎、搏击、旋转，直至在它绝望地沉向河底的时候，一个慈悲的浪头把它掀上岸来。它仿佛石化了似的一动不动地蹲着，身后不远处是一蓬蓬荻苇一洼洼水藻一片片牛筋草，这是一个多么宏大多么悠远又多么苍茫的背景呀。几只苍色的河虻、灰色的蝇、绿色的蝇嗡嗡嗡嗡地在它的身边盘桓。它不顾蝇们忙忙碌碌的盘桓喋喋不休的嗡嗡，细心地